



重推

大漠戈壁的颜色

□ 李舫



争取丝路考古中国席位的新纪元

长安西望,路途漫漫。翻开海未平的《长安西望:丝绸之路考古纪事》(以下简称《长安西望》),历史翻越崇山峻岭、穿过戈壁沙漠,扑面而来。读毕发现,这片广袤的地域,几多风云、几多迷思,我们无比神往,却又知之甚微、知之甚少。

汉武帝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,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,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,开启通往西域的“凿空之旅”,也开拓出中华文明远播西域、西域文明影响中国的通道。自此,在亚欧大陆奔弛不息的“驼队”,传承东西友谊,不断书写着新的传奇。

奈何岁月蹉跎。随着工业革命迅猛发展,西方文明借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。从19世纪至今的100余年里,西方的考古学家在长安以西的广袤地域,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惊动世界的奇迹。扼腕顿足,恨我彼时国弱。

本质上说,历史学是一种阐释学,是构建文化认同、达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。国外学者几十年的发掘沉淀,早已成就“一家之言”,掌握了中亚历史阐释的先机。为了突破西方历史话语逻辑,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团队长达20余年致力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。他们从西安出发,一路向西,不畏艰险,沿着河西走廊、天山南北,一直抵达中亚地区,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。

西方学术界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棋先一着,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,占有着话语权。世界丝绸之路的研究为他们所主导,自然而然地带有西方视角,甚至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认知。如何为丝绸之路研究找到东方视角,纠正整个研究领域明显的偏见,弥补缺陷,从而达到历史认识的真实性、全面性,这是王建新教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
一次意外的学术活动,让王建新找到了中亚这个着力点。中亚,何以重要?中亚地区往东,是东方的中华文明;往西,是西亚的两河文明、埃及的尼罗河文明;往南,是印度河、恒河文明;往北,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。

中亚,是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。

20多年来,王建新和他的团队从河西走廊和天山山脉的东端,横跨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各国,走到了天山山脉的西端。他的团队是国内第一支进入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学术团体,开拓了我国考古学的视野,将中国考古学界的目光引向世界。

王建新教授团队在游牧文化考古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,取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。他们进入中亚,开始用东方视角研究丝绸之路,用东方话语体系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,彻底改变了世界丝绸之路研究历来被西方学者所把持的学术格局。他们参与世界历史的研究,面对疑难问题,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,挑战所谓的定论,展现出中国气派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。他们在文化比较中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、优越性,以及强大的塑造力、凝聚力、生命力、组织力和动员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他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,通过联合考古实现了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,促进民心相通、文明互鉴,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
学术事件记述的新高度

读罢《长安西望》,对西安以西地区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。亚洲大陆腹地,受地理、气候、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,无数部落在此更替,多种文明在此交融,有太多“掠过大地”的疾风”。繁荣与富庶,交融与衍替,文明与野蛮……这里埋藏着太多的谜底有待我们发掘、太多的传奇有待我们揭晓、太多的故事有待我们演绎续写。

采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故事,无疑是个宏大而浩瀚的工程,也是需要勇气与学识的壮举。要想写清这片地域丰富而悠久的历史,作者必须首先成为历史学家;要想说清一路向西的历史演变、风物掌故,作者必须努力成为积淀深厚的考古学者。

2021年9月,《美文》杂志副主编穆涛敏锐地发现,如果能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事迹,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于是——就有了海未平这些妙不可言的文章在《美文》杂志的连载,一年之后,这些沉甸甸的文字变成了沉甸甸的著作。于是——我们便看到了这部由文学家做

军师、考古学家做先锋、历史学家做主帅的集团“作战”成果。

所幸作者海未平出身历史专业,学养深厚,读完《长安西望》全书,不由得深深慨叹:不负所望。全书讲述以王建新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投身中亚考古的故事,有理想萌芽的铺陈,也有考古过程艰难的记述,更有耀眼学术成就的展现。丰富而多变的文化,广袤地域上的悠久历史,像诗歌一般从作者笔端汩汩流出,“种群大熔炉”的“文化万花筒”徐徐铺展在世人面前。

重大题材表达的新探索

在书中,作者不只叙述王建新教授团队的故事,也记述他们的工作内容,记录他们的学术成就,其间也融入对王建新教授学术历程乃至丝绸之路考古的思索。

王建新教授团队勇做中亚考古的先行者、开拓者与奋斗者。作者在写作中,更是努力真实叙述王建新团队的卓越贡献,注重用事实进行呈现,平实可信,流畅准确。

那一年,王建新教授63岁,正带领团队在撒马尔罕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进行考古发

掘。那时候,中亚考古工作刚刚打下基础,大月氏研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,在时间上——这时距离王建新教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17年,距离西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已经过去了近60年,距离西北大学开展考古研究已经过去了80年,距离前辈黄文弼先生开创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90年。

海未平用近乎白描的笔法描述了王建新的呕心沥血、披荆斩棘,读后无法不为之动容:“王建新教授63岁了。他头发被风吹成了大漠戈壁的颜色,长而浓密的眉毛表露着刚毅和坚定,沉静的眼神闪烁着阅历和智慧积淀出来的通透。他脸上的皱纹如同岩石上的刻痕,这不仅仅是岁月的刀功,也是执着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印记。他的背已经微微驼了,因为谦逊,也因为常年奔波操劳。”

大漠戈壁的颜色,何尝不是王建新和他的团队的颜色?又何尝不是海未平这部作品的颜色?曾几何时,金戈铁马踏碎琵琶语,葡萄美酒盛满夜光杯。如今,目之所见,黄沙漫漫、戈壁茫茫,我们会在苍茫的大地上看到时间的涟漪。

《《长安西望:丝绸之路考古纪事》,海未平著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



敦煌大漠风光。(资料图)

辉煌灿烂的邮驿文化

□ 高燕

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邮驿史,有这样一本书,它包含我国自邮政产生以来的历代诏令、文牘、典章、方志等史料,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,披沙拣金去搜集有关邮驿的文献史料,工程不可谓不浩大,这就是由仇润喜、刘广生主编的《中国邮驿史料》。

邮驿是一种实物传递,就是将信函或包裹从甲地传递到乙地,其中有着很深的渊源。皇皇百万言的《中国邮驿史料》自上古时期《周易·系辞》中“结绳而治”谈起,直至民国裁驿设邮为止,对于历代的邮驿文献旁稽博采,真可谓波澜壮阔。

我国邮驿通信

历史悠久,据郭沫若与陈梦家等人考证,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,就记载有“若有敌国入侵,则击鼓告之”的文字,当然这只是基于“声光”传递的基础上。《中国邮驿史料》共分为十编,分别为溯本求源、驿苑文编、文牘录要、邮坛论丛、典章拾遗、方志摘抄、史籍钩沉、触类旁通、飞鸿留痕、大事纪要。在品读该书时,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因为邮驿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星空中,同样散发着熠熠生辉的光芒,仅历代留下的有关驿亭的诗歌,就在诗歌总汇中灿若星辰。“客思不堪闻断雁,诗情强半在邮亭。”陆游的这首诗,吟出了古代诗人的心声,正是邮亭促使他们诗情大发,激发起创作的灵感。

也许辉煌灿烂的邮驿文化,离不开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,以及劳动人民的艰辛付出。如《中国邮驿史料》中就提出古代的中央六部都与邮驿有着密切的联系:吏部任命驿官,户部掌管驿费,礼部主管驰驿车马,兵部主管邮驿,刑部司驿律,工部主管营建驿舍。一旦出现通信事故,也有一系列严格的追究制度,在该书的第三编《文牘录要》中的“追查通信事故”有几段涉及甘肃,其中两段言简意赅,清晰明了地介绍了事故的发生及经过。

第一段是雍正年间,由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朝廷,“据口外台站兵役奏到九月初七日,内庭发臣奏折匣一个,当验看包匣四角被破损,随行令在营总理粮务、临洮道刘栢挨站严查。”此段说出了事故发生,即“包匣四角被破损”,经查处,事故原因是“据署直隶肃州知州连陞康呈,据山丹营安站外委千总德禀称,九月十五日接到上站奏递折匣,即率同高台县马夫新国忠接送,因新国忠所骑之马被闪跌,以致将所奏折匣跌破是实等语……”可见当时驿递制度的严格。第二段则是由甘肅巡抚饶应祺上奏的,事由是:马夫递送公文,由平番县(今永登县)岔口驿至武胜驿投交。可是当“迂行至伏羌堡(今富强堡),突遇匪徒将马夫砍伤,致将夹板公文遗失”。对于事故发生后,处理结果则是“遵照案分缮,仍用升任抚臣陶模衔名,填注原发日月,妥为封固,代贴关防,由驿道同此折递京……”而这两段“追查通信事故”也都辑录于《官中档奏折》,从中可以看出,自古以来贯穿于甘肃的丝绸之路,即为重要的邮驿孔道。从中我们可看到古代邮驿的严谨与严肃,驿递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当然,在卷帙浩繁古代典籍“铺就”的漫漫“邮路”上,我们行走其上,回首凝望,感慨万千,因为它还彰显了一种不屈不挠的邮驿精神。而这条邮路,正是由一代代“五更三点不交睫,头枕驿门候消息”的那些敬业邮人而筑就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邮件的传递在生活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古老邮驿已难适应普通百姓的邮用需求,“裁汰驿站,开办邮政”的呼声已成“势所必至”。就这样,中国最早的邮政机构——“天津海关书信馆”于1878年出现。

《《中国邮驿史料》,仇润喜 刘广生主编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)

动态

《抱云不孤》出版

近日,环县书法教师杨树岳撰写的书法教育叙事《抱云不孤——我的书法教育故事》,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抱云不孤》记述了许多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,跌宕起伏的书法活动,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都能给人以启发、启示。全书分为七个篇章,从“逼迫学书法”到“启润陇原”,作者将自己长年书悟理,到书法教学过程中的所作、所思、所见均记录在册,涉猎面广,可读性强,既是作者心性的自然流淌,又是一本可谈、可感、可参考的书法系统教材。

在该书中,作者没有直接讲述书法的各种练习技法与临摹技巧,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读者加以启发,如从白蕉《兰题杂咏》所获得对行书的领悟,从赵孟頫《道德经》的临习到对经书的理解顿悟,从登上泰山对《泰山金刚经》的实地考察,到对各种书体自然圆融的深入解读等,均对书法学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(王郢)

滴水藏海

高洁饮清露

□ 唐俊伟

作《蝉赋》。曹植亦有《蝉赋》,“苦黄雀之作害兮,患螿螂之劲杀”,赞颂了蝉正直清高、与世无争的品格,抒发了忧愤哀怨之情。

蝉的生命更是短暂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道:“小知不及大知,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?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,此小年也。”蟪蛄即是蝉的一种,蝉来到地表以上,寿命只有数天或数周或短短数月,难免不知初春与晚秋。李白有诗:“蟪蛄啼青松,安见此树老。”杜牧亦有诗:“蟪蛄宁与雪霜期,贤哲难教俗士知。”其实,纵然蝉生命倏忽,但它却珍惜时光、放声高唱,尽情活过一回,短与长又有何区别呢?

西晋名士陆云在其《寒蝉赋》中称蝉有五德:“夫头上有綬,则其文也;含气饮露,则其清也;黍稷不享,则其廉也;处不巢居,则其俭也;应候守节,则其信也。”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界中蝉的推崇赞美,更是结合儒家思想的升华,体现出对自我道德完善的不懈追求。陆云曾作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,见司马晏在西园大肆营建宅第居室,陆云直言敢谏,劝其节俭,矫正世风。

咏蝉的诗有很多,最为著名的有几首。虞世南有诗云,“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前两句描绘了蝉清华俊朗的特点,后两句是内心表白,立身洁净的人,决不会趋炎附势、拉帮结派,既然身怀才华与品德,便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,他日定能声名远播。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尊自爱之情,风格含蓄委婉,韵味悠长。

李商隐则以蝉诗志清廉,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。五更疏欲断,一树碧无情。薄宦梗犹泛,故园芜已平。烦君最相警,我亦举家清。”此诗借咏蝉托物言志,最为动人的是尾联,蝉啊蝉,难为你不时提醒,如同为我警诫,我全家也已经和你一样,清贫而清高啊。此时蝉与作者成为知音,诗中的蝉也就成了诗人自己的影子。

蝉声高唱,入耳振奋,食洁复生,更待来年。它似乎在以中华文化独有的腔调与意味告诉人们,别辜负这热烈的生命,别辜负这清白的人生。

(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23年10月13日)

在中华传统文化中,蝉有着独特的寓意,常被视作高洁的象征。司马迁在《屈原列传》中写道:“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”蝉的幼虫栖息于暗无天日的泥土里,等待数年后蜕变成虫,或是藏于高枝,或是飞在空中,远离浮尘,只以树汁露水为食,且居高处声清,故古人常以蝉来比喻洁身廉行的品德。

蝉因其特殊的成长方式,在中国古代被赋予复活与永生的意义。在酒器、食器、兵器上,常以蝉纹来装饰,希望如蝉一般“食洁”“复生”。幼蝉脱掉外壳,躯体在原来基础上延伸方能高飞,故称为“蝉联”,《梁书》中即有“爵位蝉联,文才相继”一句盛赞王氏家族的荣誉鼎盛。

但在给蝉蒙上神秘色彩的同时,蝉亦是弱小而可怜的。东汉文学家、音乐家蔡邕曾有一段与蝉有关的故事,一日,他赴邻人小宴,行至邻门,忽闻琴声而大惊,遂转身返家。邻人追来相问,蔡邕答,方才自己从琴声中感到杀机。邻人解释,在弹琴时,忽见螿螂在蝉之后,怕它伤害蝉,才以琴声相警。蔡邕听了,有所启发,后